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第二十三回 劉太守誤聽一席話 焦按察故沉九命冤

卻說鮑師爺一時回答劉太守不來，因反問道：「太尊看來是怎麼樣呢？」太守道：「這可難說，我想梁天來一個平民，如果不是受了奇冤，哪裡便敢來府上控？並且連黃令也牽涉在內，我看來這『財神擺佈』這句話是不免的。這件事必要徹底根究起來才好，但是我近來病後，身體不曾復元，精神總是恍惚，恐怕誤會了意，沒有敢批出去。」鮑師爺此時暗想，六千銀子，生米已經成了熟飯，若是袖手不理，又無從嘔出來還他，我雖然向來不受請托，此次不免從權做一道吧。因說道：「若是梁天來所告的是實情，這凌貴與自然罪情重大。但看那訴詞，為的不過是三千兩錢債，無論還與不還，何至結這個大怨毒？當夜幸而梁天來父子兄弟不在家，不然，還有個滅門之慘呢。平心而論，凌貴與這個人，我雖然不知他的底細，然而究竟是個納監讀書的，同梁天來又是姑表至親，縱然有甚怨恨，也不至於下這種毒手。而且見證的又是一個叫化子，這裡頭不無可疑之處，還請太尊三思！」劉太守拍著桌子道：「是呀！我卻見不到這個，單是弄個流丐來做證人，先就靠不住了，幸得老夫子明見，提醒了我，不然，又要弄出那年武林的故事來了。」原來這劉太守當初曾做過一任浙江仁和縣，為了一個案子，不聽鮑師爺的說話，斷錯了，被人家上控，弄得幾乎參官，好容易打點好了，已是費了好幾萬銀子。從此之後，劉太守聽從鮑師爺的活，比聖旨還厲害，說一句，從一句，再沒有違拗的。鮑師爺也是個正直的人，盡心輔佐，從來不受人家請托，偏是遇了今番這個重案，卻是他破戒的第一遭。所以到了次日，劉太守升堂，貴興遞了訴詞，就同在縣裡所遞的一般，不過當中添了一段，說：「張鳳是個失業乞兒，曾在他家中行竊，被家人痛打一頓，因此挾嫌誣證……」云云。劉太守看罷，便叫天來與貴興都到案前道：「你兩個是中表至親，為何結訟？又且各執一詞，一個說他欠宿債三千，一個說被他抱去花盆、桌椅、岡芋、田禾，這些事本府不曾親見，也不能斷說誰虛誰實。此刻只算你們都是實的，彼此也可以相抵，不准只管纏訟了！至於盜動人命，自當另案辦理。梁天來只准到縣催請緝捕，不得再節外生枝。你們兩造都同我具下結來。」貴興自是得意，天來不敢不從。劉太守喝叫提張鳳上來，罵道：「你這流丐，不安本分，既經行竊，還敢挾嫌誣證！」喝令重打一百皮鞭，打得張鳳血流滿地。劉太守已經轉入內堂去了。

天來這一場委屈。更是難堪，只得具了個結，扶著張鳳回去。智伯知道今日堂審，早就趕到天和行裡聽信，看見張鳳回來，十分狼狽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怎容得這班貪官污吏，這等橫行！梁兄，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到臬台衙門去告，再告不準時，便到撫台衙門去告，總要伸了冤方才歇手，仗著我施智伯這枝筆，呈詞一節，你只管放心，只等張義士將息好了，就去告！」天來再三作謝。智伯辭了出來，順便在紙店裡買個白稟，帶了回去。

也是事有湊巧，恰好被喜來遇見了，回到三德號，就告訴貴興：「方才在第八甫走過，看見一個人從天和行出來，買了一個白稟，不知天來又要到哪裡去告了。」爵興道：「這不必說，一定是要到臬衙上控了，我們倒不可不預備他……」正說話間，恰好林大有來到，大家說起這事。大有道：「叵耐張鳳那廝，甘心同他做證，送他錢銀妻子，都不肯要，只好設法弄死了他。天來沒了證人，就要軟了一半，那就不怕他了。」貴興道：「但是有甚麼善法，能使得他死呢？」大有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前頭一班夥計當中，有個黎阿二，自從得了大爺謝錢之後，來到省城，輪個精光，此刻還住在我煙館裡，沒有事情可做。」貴興道：「這就再出些錢，叫他去刺殺張鳳。」大有搶著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萬一刺他不成，或是刺成了，被官捉住，那時又多生枝節了。我有一個法子，當堂殺死他，不要抵命的。」貴興道：「這更好了！不知可有甚妙法？」大有道：「只要花幾個錢，在臬台衙門差役裡打點設法，叫阿二充了差役，最好是當了個夾棍手。天來不去告就罷了，若是去告時，大爺一面打點裡面的事，到得提審時，只要上頭說一聲夾，這裡便把他夾死了，豈不乾淨！」爵興拍手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此計正合我意。」貴興道：「那麼就煩林兄去辦，要多少使費，只管到這裡來支取就是了。」大有領命辭去。

這裡貴興便時刻留心打聽，又要爵興設法，到裡面打點。爵興道：「此刻天來告不告，還沒有知道，何苦先去驚動他！等打聽得實在了，我自有了法子，裡面我雖然沒有認得的人，卻還有個商量的去處。我的親家李輝國，同裡面有往來，儘可以說得活動的，賢姪不必心焦。」貴興向來佩服爵興，說他料事如神，聽見他這樣說，自然依了。

過得兩天，黎阿二親自來說，已經設法投到臬台衙門皂班裡去，特來通知。貴興大喜道：「這好極了！你回去先同我在各伙計處打點，萬一天來告到，只要能將張鳳夾死，我這裡肯出五百銀子，聽憑你們各夥計去分。」黎阿二答應去了。只看爵興從外面走來道：「好梁天來，果然告了！」貴興忙道：「快請表叔去打點！」爵興道：「且不要性急，你先看了他的呈詞，我已設法抄在這裡了。」貴興接來看時，大意還是同府裡告的一般，那領起的兩句，卻換做：「告為坑殺七屍八命，台憲受賄沉冤，干證慘受非刑，號天冤救事，」末後又牽涉著廣州府。貴興看罷道：「此刻應該怎樣打點？請表叔快出主意。」爵興道：「你快兌二萬銀子給我，多派幾個人，分纏在身上，跟我即刻到佛山去走一遭。」貴興道：「衙門現在省城，怎麼倒要到佛山去？」爵興道：「我親家在佛山呢！」貴興道：「兌銀子太重了，還是票子罷。」爵興道：「也好。只是票子也要散碎的，或一千，或五百，那幾十的更要多打幾張。這回恐怕上上下下，都要打點到呢。」貴興依言，便叫三德號的管事，去打來了。爵興不敢停留，即刻動身去了。

這裡凌貴興眼巴巴的望他回來，誰知等到第三天，依然沒有影響。貴興急的如坐針氈一般，心中七上八落，跳個不住。直到第四天，方見爵興回來，說道：「快點預備到堂，一切都鋪排好了。」貴興道：「表叔怎麼直到今天才來？」爵興道：「哪裡的話？我前天就來了，不過跟著李舍親去打點，不曾分身回來。直到昨日，方才妥當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只見傳審的差役已到。貴興便穿了他監生的衣頂到堂。

按察焦公，提兩造到案前細審，兩造的口供，仍是同在府縣裡一樣，問不出個道理來。焦按司教且退下，又提張鳳來問。張鳳道：「小人同凌貴興無怨無仇，倘不是親見親聞，怎敢便來做證！」焦按司聽了，默默無言。且取貴興的訴詞來看，翻來復去，看了幾遍，忽然大怒，拍案道：「張鳳！你在府縣裡供的是隔窗聽得，方才又說是親見親聞。本司且問你，親見些甚麼來！講！」兩旁差役，一疊連聲喝叫「講呀！講，講！」張鳳方才「親見親聞」這句話，本是順口說出來，此刻被這一問，不覺怔住了半晌，說不出話來。

焦按司大怒道：「本司所到之處，政簡刑清，怎容得你這流丐，挺身插訟！到底你受了甚麼人主使！快講！」兩旁差役，又一疊連聲喝叫「講！」張鳳道：「委實沒有人主使，是小人親耳聽見的！」焦按司喝道：「看你這鷹頭鼠眼，必非善類，不動大刑，你如何肯供！」說罷，又喝一聲夾起來。左右差役，一齊動手，把張鳳牽翻在地，上了夾棍，將麻繩收了一收。張鳳大叫道：「冤枉呀！青天大人！冤枉呀！」焦按司喝一聲收，左右又收了一收。張鳳大哭起來，禁不得這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，受了貴興的五百贓銀，黎阿二又雜在裡面，巴不得馬上送了他的性命，好去取銀，捉住繩頭，狠命的收。只夾得張鳳眼中火光迸裂，耳內雷鼓亂鳴，從腳箍拐上，一直痛上心脾。天來看見，不由的心膽皆裂，對著張鳳道：「張大哥！你隨便甚麼，胡亂招了吧！」張鳳搖頭道：「夾死我也不！……」眾差役恐怕他真個胡亂供了，鬆了夾棍，夾他不死，不好向貴興要錢，所以聽見天來對他說這句話，格外用力的一收。可憐張鳳回答的一句話都沒有說得完，便大叫一聲，大小便一齊迸出，死在夾棍之下。眾差役故意低頭把他細細的一看，方才稟道：「張鳳夾暈了！」焦按司道：「噴醒他再問。」說罷起身退堂。

眾差役恐怕他還活轉來，看見本官退堂去了，且不鬆那夾棍，故意提起來，往地下一擲道：「認真的死了麼？」看看不見動靜，黎阿二又過來踢了一腳道：「噲！」又低頭一看道：「咦！果然暈了！怎麼這般柔脆？夥計們快來鬆了他！」登時七手八腳，把張鳳鬆了，有兩個還故意的含著冷水，對著死張鳳面上亂噴，天來看著，心裡痛的哭不出來，早已呆了。黎阿二過來，推他一把道：「噲！這個人是你帶來的，快叫人抬回去，醫好了，下堂還要帶來聽審呢。」眾差役一哄的早散了。

不知這死張鳳的屍首，放在臬台大堂上，如何收拾？且聽下回分說。